

中国首部骗术小说

：用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：

庸人^著

中国首部骗术小说



：用別人的錢 干自己的事：

庸人◎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手 / 庸人著. - 北京:台海出版社,2011.10

ISBN 978 - 7 - 80141 - 884 - 5

I . ①高… II . ①庸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8839 号

高手

著 者:庸 人

责任编辑:王 品 装帧设计:天下书装
版式设计:天下书装 责任印制:蔡 旭

出版发行:台海出版社
地 址: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, 邮政编码:100009
电 话:010 - 64041652(发行, 邮购)
传 真:010 - 84045799(总编室)
网 址: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E - mail:th-cbs@163.com
E - mail:thcb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北京盈盛恒通印刷有限公司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710 × 1000 1/16
字 数:300 千字 印 张:23.25
版 次: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: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ISBN 978 - 7 - 80141 - 884 - 5
定 价:3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序

——畅销书作家的崛起

老百姓需要他们喜欢的书，他们喜欢了，书就畅销了。我敢断定：《高手》就是这样一本畅销书。

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，如果说电视收视率高低与小说畅销滞销属同一类概念的话，那么，当年《戏说乾隆》一出来，不但收视率奇高，而且诱发了十几年辫子戏的此起彼伏，究其原因，是把个大清皇帝写成了“打架泡妞”的高手，好看！而《高手》是把一个出类拔萃的大学生塑造成“骗人泡妞”的高手，你说能不畅销吗？

时下，在出书这一行中有两个“上口率”很高的词儿：炒作、包装。意思差不多，无非是说书籍印刷如何精美豪华，宣传造势如何喧嚣尘上，行銷手段如何奇绝过人，但这都是书外的功夫。出书这一行的确被市场经济搞活了，但这一行的关键还在于你手里有没有好书。一个人被很多人喜欢，叫做有“人缘”；一本书被很多人喜欢，叫做有“书缘”。有书缘的书就是好书，好书加上市场营销，就是畅销书。

那么，畅销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呢？我想至少要具有四大素质。

其一，题材要有群众基础。小说《高手》写的是骗子生涯，不能叫题材，充其量是一个热门话题，但却也可归类于都市生活题材。改革开放的的确让中国经济发展，国力日强，世界瞩目，但同时也沉渣泛起，泥沙俱下，如坑蒙拐骗、假冒伪劣之类。当下的中国人谁没有上当受骗的经历？

有，那这部小说就有了群众基础。人们在痛恨骗子之余，谁不想知道骗子是怎么策划骗？怎么实施骗？骗了以后他们都干些什么？甚至还想知道这些骗人的人是不是也受过骗？如此等等，在《高手》里都能找到答案，以警示自己乃至亲朋好友来日不再上当受骗。小说里的事就是老百姓最想知道的事，就是在老百姓身边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事，老百姓能不喜欢看？世道人心嘛！

其二，语言要群众喜闻乐见。写老百姓的事，得用老百姓的词儿，老百姓读着近乎，他就爱看。作家庸人打小儿住在北京南城胡同里，听叔叔大爷讲老百姓的人生百态，奇闻怪事，等自个儿成了“叔叔大爷”，身边的发小也就都能辨扯点杂闻趣谈了。有心的庸人把这些“胡同语言”广为收集，打造使用，能不诙谐、幽默、嬉笑怒骂尽在其书中吗？理论家说：小说是语言的艺术。至理名言。而畅销书的语言必须是老百姓常说常听的那些词那些句，而且比他们常说得更流畅，更滑稽，更纯粹，等你书出来了，老百姓还爱拿出来添油加醋地去到处白话。我把这种状态叫畅销书的语言艺术。

其三，故事要群众闻所未闻。小说是叙事的艺术，你讲出的故事人们爱看才是好小说。你的情感喷涌、审美情趣、叙事手段与老百姓合上拍了，老百姓才爱看；否则，满肚子学问，满脑袋故事，不会叙述，讲出来平平淡淡、干巴巴，就全白搭了；或者浑身的责任感，满腹的政策、哲理，写出的故事，躲躲闪闪，惟恐不深不透不周不全，也让人腻歪。作家庸人是个编故事的能手，你听过的故事，没准他编的既悬乎又可信；你没听过的故事，他讲出来一样感情充沛，离奇曲折，让你不能不跟着他的铺排往下看。这样讲述的故事是不是都可以叫“闻所未闻”呢？你身边的故事，你却闻所未闻，你能不买本来看看？这书就有了“书缘”。

其四，人物要群众似曾相识。这一点特重要。你写的人物，老百姓全不认识、没见过，不关他的事，他为什么要看？老百姓不喜欢，书卖给谁呢？反过来，你书中的人物：有窝囊的像他的街坊王大爷，有蛮横的像他的领导张经理，有工作狂像他儿子的班主任李老师，甚至哪个独身女人像他老婆的妹妹，哪个刚下海的小子就像他自己……你看他想不想知道这些人物的命运和结局？这样的书他不买一本看看才怪呢！这大概是“文学就

是人学”的魅力所在吧！作家庸人笔下的人物，我不敢说有多么深刻，但个个鲜活，都是咱身边似曾相识的人。经过作家的重塑，这些似曾相识的人更透亮了，有的惹人喜欢，有的招人痛恨，有的甚至催人泪下。

这四大素质来自作家的真诚和勤奋。你把心掏给老百姓，老百姓就喜欢你的书。可以说，如今崛起中的畅销书作家们，正在用自己取之不竭的情感资源，真诚地为老百姓构建着他们喜闻乐见的情感世界。

理论家们的文学分类（自然包括小说）有若干种。按品质分：有雅文学（或称纯文学、高雅文学）和俗文学（或称大众文学、通俗文学）之说；按作者性别分：有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之说；按读者年龄分：有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之说；还有一种我至今没弄明白的分法，把文学分为主流文学、大众文学、精英文学。百花齐放嘛，都是可以的。但我干编辑出版的年头长了，最爱把文学类书用畅销书和滞销书分类，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么一套自认为是理儿的理儿。成不成理儿，咱一块儿等着读者们验证吧！

是为序。

李荣胜

（李荣胜，原作家出版社副社长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，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）

目 录



序：畅销书作家的崛起	1
引子：被杀的感觉	1
人类是先学会杀死同类，然后才开始相互照顾的，因为打碎一颗头 颅远比保护一颗心脏要容易多了。	

第一部 光辉岁月

第一章：驴人乡	8
---------------	---

 他考上了县中学，同学都说：“听说你们驴人乡的人鸟大，是真的
 吗？”老四海脱了裤子让他们看，大家也把裤子脱了，差不多。

第二章：金钱眼	23
---------------	----

 老大爷高高兴兴地说：“你家死人了，是带着一身晦气的。可那小
 子把你东西偷走了，就等于把你的晦气也偷走了。”

第三章：钱神论	40
---------------	----

 老板自己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，伸到你面前，求着你给他一刀。碰
 上这种傻子，要是不骗他一下，那就是对不起他。

第四章：人生之路 59

白痴之所以是白痴，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无所不能。路上，花儿忘却了哲学思考，大谈她爸爸和她哥哥如何如何的有能耐，外国人都得看他们的脸色。

第二部 走四方

第五章：一路射雕 80

贤淑充满敬意地说：“我师父说过，全中国的骗子里只有你老四海是天纵奇才，是得了祖师爷真传的，一出手就夹掉了师兄的手指头，真了不起！”

第六章：一刀平五千 104

小贩道：“那也是金子呀。现代人谁能拿真金做假钱？假币也是下过功夫的，不容易。”

第七章：我们的阿波丸 126

老者盯着他眼睛，白眉毛和白睫毛几乎就要碰上了。“你是吃偏门的。记住，你再能耐你也不能把天捅个窟窿，大家都在这天底下过日子，所以一定要适可而止。”

第八章：以联合国的名义 145

老四海盯着一根塑料管从自己嘴里插了进去，顿时产生了一股被强奸的感觉。十分钟后，他吐出了一大盆腥臭的黑色的粘稠液体，熏得老四海的脑子就像开了锅一样。

第九章：北京的金山上 167

老四海是不大相信世界上有好人的，他认为人无法以好坏来区分，是以强弱划分的，世界上只有强人和弱人。

第三部 人世间

第十章：一山二贼 194

文人之间就是这样，你写的书卖得好，人家说你是迎合市场，没有文学价值。你写的书比他们多，人家说你是粗制滥造，糊弄读者。

第十一章：生与死 218

“就是因为处女膜被抓的，她是个死脑筋，在一家美容院里修补了七回。第八回的时候，警察就直接把他带走了。”许真人嘿嘿笑了起来，笑得很是开心。

第十二章：神龟虽寿 239

方竹满不在乎地说：“那你说 8341 部队是怎么回事？”

菜仁急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那番号也不是我定的。”

第四部 一只小小鸟

第十三章：男男女女 261

东北客户向他购买机关枪，老四海开价五千，对方要五挺，而且还外加一定数量的弹药。老四海在网上回复说：只能在广西的友谊关交货，定金 50%。

目
录

高 手

GAO
SHOU
高手用别人的钱干自己的事

第十四章：野渡无人 284

北京出租司机的舌头永远是常人的两倍，开车不说话那就说明这车出毛病了，另一种可能是这司机是个结巴。

第十五章：金盆洗手 307

完了，这个民族是没指望了，所谓的天之骄子不过是一群披着学士袍的白痴，小儿科的骗局也能把他们弄得五迷三道，这样的民族还能有什么指望？

第十六章：名人效应 331

老四海眯着眼睛说：“咱们中国人从来都是记吃不记打的，健身不过是一阵风而已。一旦分部开了张，这阵风也就过去了，剩下的还是原来那些人。”

尾声 352

老四海只听了几分钟就全明白了，这丫头要把自己与老叔叔的事曝光，要争取社会同情和舆论的广泛支持。

后记：曾经青春年少 360



引子 被杀的感觉

人类是先学会杀死同类，然后才开始相互照顾的，因为打碎一颗头颅远比保护一颗心脏要容易多了。

灯灭了。

老四海突然产生了一种被杀的感觉。

周围是彻头彻尾的黑暗，不分轻重的黑暗，暗藏杀机的黑暗……

老四海知道，人类是先学会杀死同类，然后才开始相互照顾的，因为打碎一颗头颅远比保护一颗心脏要容易得多。自己早先的确是“杀”过一些人，但现在他已经学会关照别人了，为什么还要被杀呢？他在黑暗中摸索着，将囚衣一件件的工工整整地叠好，战战兢兢地放在枕头下面。衣服上是不能出褶皱的，正如人脸上不能出现皱纹一样。然后他把内裤也脱了，蹑手蹑脚地压在褥子下面，惟恐没有压平整，又用手胡噜了几把。再之后老四海麻利地钻进被窝，一拳将小和尚打倒，双腿舒舒坦坦地伸展开去，脑袋立刻发沉了。睡觉应该是一天中最放纵的时刻，无论那被窝是温暖的还是冰凉的，只要一钻进去灵魂便各就各位，各司其职，这一刻老四海觉得自己又是个人了。

老四海今年正好四十岁，皮肤保养得如十几岁的孩子，光溜溜的，一丝一毫的麻点都找不出来，老四海认为这与自己光着睡觉有一定关系。老四海喜欢这种清爽的感觉，一旦钻进被窝，一旦接触到光滑的肚子、浑圆的屁股和汗毛稀疏的大腿，他就觉得自己如婴儿一样，什么也没干过。

此时牢头老大悄悄溜过来，坐在床边，五只手指头跟五把尖刀似的在老四海身上从头到脚地一切，好奇地问：“舒服吗？”

老四海说：“舒服。”

牢头思索着道：“为什么要光着睡？”

老四海说：“这叫一级睡眠，飞行员都这么睡，恢复得快。”

牢头狠狠骂了一句：“妈的，看着就舒服，我怎么就没想起来要光着睡呀？”说着，他在自己身体上胡乱抓了一把：“不行，今天晚上我也脱光了睡。”

老四海微笑道：“光着睡最舒服了，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光着睡。”

牢头大惊道：“你小子还上过高中呢？”

老四海不服气地说：“我还上过大学呢，我在大学里学了一年半的中文，后来我就把他们开除了。”

牢头恍惚地晃了晃脑袋：“那，那你小子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老四海说：“把我女朋友给卖了。”

牢头火山爆发似的大笑起来：“你放屁。”

“真的，卖山西去了，后来她自己又跑出来了。真的！我要是放屁，我儿子生下来就烂屁股。”老四海的口气极为认真。

牢头道：“你还能有儿子？”

老四海叹息着说：“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。把我女朋友卖了，我跟我老婆结婚了，我们俩已经有孩子了，但我女朋友把我告了。”

牢头使劲晃悠着脑袋，艰难地说：“我不大明白。”

老四海说：“我也是不大明白，全明白了我还能进来吗？所以我现在想写一本书，就写写我自己。”

牢头大为钦佩：“我就佩服能写书的主儿，你写吧，我支持你。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就跟他没完。”

老四海满怀感激地说：“你真是好人。”

牢头忽然狞笑起来：“进监狱的还他妈有好人！”

牢头走了，老四海又开始琢磨写书的事。

老四海写书的直接原因不是为了自己，也不是为了广大读者能从他的行骗经历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来，更不敢砸天下同道的饭碗。他知道，自己写书完全是为了儿子。

老四海和老婆方竹结婚快一年了，老婆怀孕也有八个月了。政策规定不允许医院鉴定孩子的性别，但政策没规定不允许医生创收，老四海私下

里塞给医生两千块钱，医生就偷偷告诉他：“你放心吧，是个大儿子。”方竹兴奋过度了，又给电视台打了电话，电视台的记者答应还要来，为他们这对传奇夫妻做后续报道。

孩子生下后，记者们还真来了。俗话说：事不过三。这是电视媒体第三次采访老四海夫妇了，而老四海又忘了戴墨镜和口罩，终于在电视上被人家认出来了。现在官司算是摊上了，幸好老四海这几年里也做了不少善事，万一老底让大家全部揭穿了，可就不是简单的贩卖人口啦。

老四海的刑期是八年，他为此感到庆幸，因为自己的行骗生涯前后持续了将近二十年。可法院才判了八年，如此算来，我老四海赚了。

老四海琢磨着，自己将来的财务状况很难有保证。但已经出生的儿子怎么养活呢？人生下来就得吃喝拉撒呀。小时候公社书记到生产队调查家底时总要问：“你们队里有几口猪，几口人？”当时老四海就想明白了，猪和人都是论“口”算的，既然论“口”算就得大吃大喝，就得开销无数，就得……反正是“口”不填满，人绝对得不了安生。但猪是生产工具，能卖钱，能吃肉，人呢？老四海的确卖过一个人，但那是犯法的。所以老四海在法庭上就决定要写一本书，然后卖给书商，然后挣大钱。老四海有理由相信，自己当骗子是一流的，当作家也应该是一流的，至少不会比那个庸人差！

但这本书从何写起呢？老四海放羊似的放纵着自己的思想，一下子就放纵出二十多年。

我老四海为什么要当骗子呢？是不是应该和草儿有些关系？或许开头应该是这样的：

草儿与老四海是初恋情人。不对，情人应该有性行为，可他们俩并没有发生性关系，不应该算成情人关系，这属于诬蔑，也是犯法的。老四海前思后想，最终断定自己的肉体虽然没有和草儿发生过性行为，但思想上的确和草儿上过床，而且不只一次，所以这本书的开头还应该是草儿。

草儿是老四海初中同学，她象山里的小草一样普通。老四海一看见她，心里就痒痒，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。

草儿不是那种爱招摇的女孩子，她总是默默地听老师讲课，默默地看老四海回答问题，默默地等待下课的钟声，默默地发育成一个大胸姑娘。

山里人是不戴胸罩的，所以草儿拼命想用布条把双胸勒回去。但青春如勃发的火山，只要草儿一站起来，汹涌的波涛便潮水一样涌过来，冲得老四海东倒西歪、战栗不已。

虽然那年老四海只有十四岁，但他早就知道男女之间的那点儿事。

老四海的母亲在大队猪场里养过猪，他七岁时就见过老母猪和年轻的公猪配种，那个场面是蔚为壮观，惨烈异常。老四海当时就想明白了，公猪和母猪是这样的，那男人和女人应该也是差不多的，这就叫做举一反三。之所以老四海上学的成绩一直是公社里最好的，估计与他爱思考的天性有关。

老四海虽然见到草儿就会有生理反应，但初中的三年里他们俩居然就没说过几句话，一直到毕业。

后来老四海考上了县高中，草儿回到村里了，分手那天他郑重送给草儿一个笔记本，写了些不着边际的催人上进的话。草儿哭得眼睛都肿了，却还是没说出什么来。

高二时他听说草儿和同村的一个青年结婚了，老四海想像着那头公猪趴在草儿身上的情景，是越想越生气。晚上想这事更气得受不了了，干脆在被窝里把裤衩脱了。

写到这儿，老四海知道自己错了，草儿与他光着睡觉的习惯有关，但与他的行骗经历无关。看来这个开头不大成功，对，既然不是草儿的事，那就应该是花儿的事了。

这本书应该从老四海上大学的时候写起，开头是这样的：

学中文的老四海并不是书呆子。

花儿是老四海的大学同学，老四海那年正好二十，风华正茂，各项身体功能都处于最佳时期。花儿和老四海是老乡，区别是她家住在省城，父母是干部，老四海则是家在农村，爹妈是卖苦力的农民。花儿并不漂亮，太瘦了。看见她，老四海常常想到村里的一个老大妈。村里的女人夏天都喜欢光着膀子，那个大妈就住在他家的隔壁，是前年死的。大妈的最大特点就是瘦，瘦得都出奇了。夏天她一出来，街上就像多了张搓板似的。人象搓板也就罢了，可气的是搓板上还按着两颗按钮。

花儿的成绩一般，除了课本上的知识一概没兴趣，但她的旱冰滑得

特别好，全校有名。

旱冰鞋是大城市的的孩子们才可能拥有的玩意儿，花儿自己就有一双，据说还是进口的。每天中午她都在操场上操练几圈儿，那样子如一只上下翻滚的柳木棍。有一次老四海路过操场时，只看了一眼就被这东西吸引住了。由于他没见过这种玩意儿，便傻子一样坐旁边观察起来。怪了，两只鞋上居然有八个轮子，这东西比汽车都高级呀，那个瘦姑娘是怎么操作的呢？

后来花儿也发现他了，寂寞高手揣着无限优越感，溜到老四海面前道：“你们山里没有这东西吧？”老四海说：“我们玩儿推圈儿。”花儿不明白推圈儿是什么，老四海告诉她，就是推着一个铁条做成的大圆圈儿满街跑。花儿说：“那有什么意思？我教你滑旱冰吧。”老四海同意了。

滑旱冰这种游戏是看着容易，可一旦穿上鞋立刻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花儿将老四海带到一个地下通道，她说这地方的地面平整，不容易摔跟头。老四海紧张地穿上旱冰鞋，刚一站起来就玩儿了个老太太钻被窝，整个身子出溜出去十几米远，后背都搓得发烫了。花儿站在原地大笑道：“土包子，你真是个笨蛋，重心下沉，身子应该向前弓着。”老四海瞪了她一眼，他最不爱听“土包子”这三个字。老四海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按照花儿的指点，哈着腰向前冲。没想到前冲的力量太大了，一脸搓在地上，连鼻涕都喷出来了，眼前的金灯银灯晃个不停，手忙脚乱中他又连着摔了几个跟头。花儿笑得更厉害了，她花枝招展地走到老四海面前，颤巍巍地数落着：“说你笨，你就是笨得可以。我爸说过，山里的孩子脑子里都缺一根筋。”老四海恼羞成怒了，他三把两把将旱冰鞋脱下来，狠狠扔在花儿面前，大吼道：“我日你爸。”然后老四海高傲地跑了。

当天下午，老四海照例到图书馆看书。花儿就坐在不远处，二人你瞪我一眼，我瞪你一眼，谁也不愿意搭理谁。

下午五点半，同学们都去吃饭了，图书馆里只剩下花儿和老四海。老四海也想去吃饭，正要起身，花儿怒气冲冲地走过来，指着老四海的鼻子道：“你这个土包子，你敢日我爸，我爸是干部，一年能出两次国呢。”说到这儿，花儿突然说不下去了，因为老四海的眼睛里冒出了绿光。花儿本能地想往后退，一下子正好撞在桌子角上。老四海适时地伸出魔爪，正好

抓上了花儿的胸口，果然是两颗按钉。

花儿忽然象脱水了一样，一头扎在老四海怀里，嘴里发出嚶嚶的呻吟。

老四海僵硬了，当天晚上，在操场边的一个角落里，老四海将童贞献给了花儿。事实上这个过程仅仅持续了十秒钟，但半分钟之后，他又行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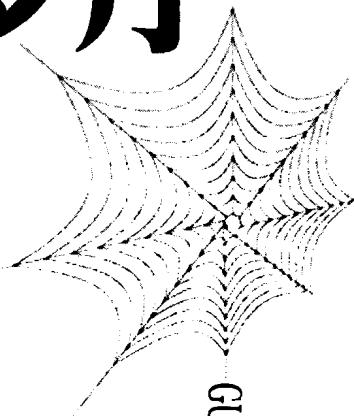
事后老四海一直在后悔，花儿并不是处女，自己怎么落到一个破烂儿手里了？再后来，老四海也顾不得琢磨别的了，他与花儿沉浸在无休止的做爱游戏中。他们在操场上做，在宿舍里做，在图书馆里做，有一次甚至在教室里做得天翻地覆，当然教室里没有别人。那一阵子，老四海做爱的次数绝对比吃饭的次数多。但每次完事，老四海都有种被杀的感觉，就跟初次进监狱的感觉一样，绝望的情绪在身体中蔓延着，如恶性肿瘤。

花儿永远是要掌握主动的，她就是一座山，总喜欢把老四海压在身下。老四海不愿意，于是二人一直在为这事争吵，有时候老四海干脆以不做相威胁，花儿却冷笑道：“你要是不做，我就告你强奸！”

写到这儿，老四海又写不下去了。这不是自己的行骗经历，这是自己的做爱历程，再这样写下去就成黄色小说了。那这本书到底该怎么开始呢？难道真要从驴人乡写起吗？

第一部

光辉岁月



GUANG HUI SUI YUE